弘簡錄

弘簡錄卷二十二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閲

宰輔 唐二之十一

裴度 子識諗 裴垍 李鄘 李藩 權德輿 子璩

韋貫之 父肇 崔群 李夷簡 李逢吉 程异

皇甫鎛 弟鏞 方士柳泌附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州濮陽令父溆河南府澠池丞度貞元中登進士宏辭兩科補校書郎復中制策高等授河陰尉遷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武元衡表西川掌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轉本司郎中遣使宣諭魏博田弘正知其高遝郊迎盡禮

趨跪受命請記所除舊採訪使麗爲視事之所述其謙抑奉法
及還魏人感悦上亦嘉其奉使稱旨拜中書舍人九年改御史
中丞五坊小使暴横惡下邽令裴寰不爲之禮構寰出慢語激
怒下獄論大不敬宰相不能解度奏陛下愛百姓何如愛小使
令寰所犯以愛百姓豈可加罪上色霽乃釋寰兼刑部侍郎使
蔡州行營宣諭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因問諸將孰才奏
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當有功不數日果奏大捷益賞其知
人與元衡同被刺盜三進刃初斷鞾帶次中背纔絶單衣後擊
其首帽凝刃不至深從人王義持賊急呼反刃其手得墮通化
坊溝渠中賊意已死捨去明日或請罷度官以謝反側上大怒
曰若爾是姦計得行朝綱盡廢今天幸不死吾用一人足破諸
賊矣居三日詔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是以平賊爲己任性

本勁正明治體長於言辯凡所諫諭感動人情請告一再旬以
兵宿衛私第中使問訊不絕特旨不用宣政衙假竟對延英兒
日撫諭閒至十一年爲莊憲皇后禮儀使上在諒闇欲舉故事
冢宰以總百司度獻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旣掌邦理實
統百司後代設官旣無此號不可虛設古今異制不必因循乃
敕諸司公務權取中書門下處分議者是之帝令羣臣各獻元
濟誅否之狀多言罷兵赦罪爲便唯度言賊不可赦命裔霞寓
敗上語宰相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之兵不合敗則自古
何難於用兵累聖不應留此兇賊今卿等但論帥臣勇怯與兵
弱處置何如卿可以一將不利便沮成計於是宰臣不得措言
朝廷無敢議罷兵者故度計得行時衆兵已四年度支供餉不
繼李逢吉王涯復互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請身自督戰明

日延英對罷獨留度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度奏臣昨見元濟乞
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
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上然之命
以本官充彰義節度申光蔡觀察宣慰處置等使奏華先朝猶
忌舊政許於私第延接奇士共爲籌畫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臨
行自分義在必死奏曰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
爲改容流涕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至郾城治所宣達上旨巡
撫諸軍表先奏罷中使監陣令諸將專制其兵之柄進退號令
一出於已衆始喜悅嚴肅而後陣整一而後戰以是皆捷李愬
已破蔡先遣馬總入城安撫明日建彰義軍節領洄曲萬人繼
進度既視事約法令自盜賊鬭殺外悉罷蔡令偶語燃燭聽民
酒食相過蔡人大悅始知有生之樂率蔡卒爲牙兵人謂反側

雖信矣而答曰。蔡人仰吾人。父老聞之。益相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踰月入朝留總主後事行至郾城會上封二劍授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乃復還入蔡愬奏申解全宥甚衆策勳加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復知政事上侈心漸萌因光顏等入朝欲開內宴詔六軍使張奉國修麟德殿東廊奉國出私財以助用度從容啓上營造自有將作等司豈可使功臣破産上怒奉國泄漏令致仕由是程异皇甫鎛益以財幸帝以平蔡將二人供饋不乏命拜平章事度延英面論錢穀之吏非代天理物所宜恐天下騰口掉舌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納度三上疏請罷亦不省又與崔羣言五坊使楊朝汶暴橫攔拘西川節度盧坦子没其私錢上曰此小事我自處置且欲與卿商量東軍度奏山東尚遠五坊

道捕獲數平人事迹上不悅已而省佛召朝汝數以向者爾爾
使我遊見羊柳柳命誅之將承宗尚拒命度遣辯士柏耆往說
令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請建滄景德棣爲一鎭
朝廷命帥獨李師道翻覆逆命奏令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
度與田弘正率兵於楊劉渡河直抵鄆州卒以就擒十四年罷
政授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克融
王廷湊倡亂據鎭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受命之日不遑寢息自
董西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上嘉其忠欵遣中使撫
諭進檢校司空兼統押北山諸蕃使身處置兵事學士元稹怨
其前達與內樞密魏弘簡交結論奏多爲所持三上疏言忠害
有大小議事有後先河朔逆賊祇亂一方禁闈奸臣必亂天下
在一方者可責臣等在天下者必陛下制斷以臣愚見若朝中

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奸臣不除。逆賊縱平而無益辭情激切上雖不悅懼於正議罷稹內職改弘簡弓箭庫使尋亦解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留守東都諫官伏閤言時未偃兵度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會中人使幽鎮還亦言兩河畏度在朝尚知警懼今使居東人皆失望帝悟復召入朝元稹議沮川兵授二內節鉞而深州圍尚未解度發太原貽之以書諭以大義克融始解圍去廷湊亦退舍奏至穆宗甚喜二年二月至京見帝先謝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入覲辭和氣勁繼之泣涕帝為動容委河北事宜慷慨激切在位無不聳動武夫貴介至有洛紫出涕者翌日拜光祿大夫移鎮拗州尚與宰臣同詣延英奏事上顧問昭義劉悟拘監軍劉承偕詔令放歸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預議上固問劉悟負朕朕寵

以僕射仍加厚賜不思報功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朕實難耐對
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偕與臣書亦論其事中使趙
弘亮知狀特令進書轉奏陛下知之乎上曰不知偕何不密奏
朕豈不能處置度奏臣竊以偕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
日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況偕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
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奏陛下必欲收人心。使戎臣皆
效死節。唯有下詔自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可案三軍斬之。
如此則萬方畏命、諸奸破膽矣。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
是太后養子。如卿處置未可。更思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配流
遠惡、上以爲然。承偕始得歸度方受冊徐州奏王智興逐節度、
使崔羣自稱留後朝廷駭懼議者交口請相度乃詔復知政事
素與李逢吉不協不樂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搆度乃自襄

閣台還捕于方謀刺之獄凡再閱月罷爲左僕射[illegible]宗[illegible]疾風
眩度數至內殿請立太子翌日得見帝遂立景王爲嗣未幾出
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長慶四年敬宗聞廷湊屠牛
元翼家嗟悵累日因歎宰輔非才致姦臣悖逆如此及見度奏
狀不帶平章事問何故學士韋處厚奏爲逢吉所擠帝笑曰何
至是也翌日下制兼平章事上雖幼孺漸明其端每中使過興
元必傳密旨撫諭且有徵還之約寶曆元年疏請入朝二年正
月至京帝禮遇隆厚令復知政先是帝將幸東都令度支員外
郎盧貞往檢計行宮及洛陽大內諸臣諫不聽方懷憂恐度奏
國家建立兩都正備巡幸頃艱難已來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
廨署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須稍修葺一年半歲方可議行
帝曰羣臣議不及此但云不合去卽如卿奏不行亦得未幾遣

中使楊文端賜克融春衣奏稱疎薄執留之更索預給一季春衣并助丁匠五千往修東都帝欲遣重臣宣慰索還勅使因問可否對曰克融惡極將必自斃陛下不足爲慮且停宣諭索還更緩旬日下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自有處置所賜春衣有司製造不謹徐令區處若道丁匠巳勅魏博等道所在排比供擬速令應從其預借春衣是本道常事何所吝惜秖是事體不可獨給范陽上從之至皆如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二子來獻帝方倦於臨朝日晏方御又奏頤養之道在於順適將候在陽則欲及陰凉在陰則欲及温煖故春夏取鷄鳴時早起秋冬取日出時晏起今方屬盛夏宜在淸晨如至巳午即當炎赫仰聽宸旒亦似煩熱帝嘉納未幾兼領度支屬變起禁掖密與中貴謀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有功加集

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餘如故復以貴導勲進階特進踰年李
同捷求繼襲請行誅伐克日詔許罷度支以歸有司加開府儀
同三司賜實封三百戶年高多病懇辭機務帝恩禮彌厚遣御
醫診視中使撫問太和四年詔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備禮冊
命待疾損每三五日一入中書懇辭拜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
度使白罷臨漢監牧廢小民田四百頃八年進中書令東都留
守李訓之禍上疏申理親屬詿誤類其全活者衆始治第東都
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榭橋架閣島嶼廻環極都城勝槩
又創午橋別墅起涼堂水館名堂曰綠野與白居易劉禹錫酣
宴終日一時有名文士多從之遊開成二年復命兼太原尹河
東節度使遣吏部郎中盧弘宣旨為朕卧鎮北門促令上路不
獲已之任三年冬乞還養病四年正月還京真拜中書令以疾

未任朝謝詔先給俸料特賜上巳宴曲江詩仍別賜御札方春愼疾勉持醫藥甫及門巳薨年七十五上聞震悼冊贈太傅謚文忠輟朝四日賻贈加等詔京尹鄭復監護喪事葬于管城上怪無遺表勑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請言不及私命自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配享憲宗廟庭其人狀貌不踰中人而丰彩俊爽占對雄辯聳于眘聽逢時遇主能奮命決策爲一代宗臣至今猶想像其風采亂臣賊子歛威喪氣四裔君長輒問年齒狀貌出處用舍晩節自見功高位極媢嫉者衆不能無慮稍沙浮沉以避烈禍其領錢貨不免掇拾羨餘以效流俗復引皋厚叔南卓爲補闕拾遺彌縫結納爲自安之計君子少之子五人識字通理性敏悟凡經史過目不忘蔭補京兆參軍累大理少卿至正卿襲爵討劉稹爲供軍使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

宣宗時番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以爲涇原節度使帝親臨遣至則治堡障整戎器開屯田立戍候交代以時覲老者移近處人咸感悅加檢校刑部尚書歷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鹽武寧軍所至皆有可述進檢校右僕射卒贈司空諡曰昭諗有文詞蔭累考功員外郎宣宗思度勳望待禮有加擢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加承旨至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黃巢亂。以僞官。不從。遇害。譔登進士讓任京兆府參軍

冊曰提彼晉公克齊其雄六朝羽翼四代天工繫以之平。贊以之爭身之用合國之重輕相道有關終始完名

裴垍字弘中聞喜人宰相居道七世孫弱冠登進士舉賢良第一補美原尉歷監察殿中侍御史禮部考功二員外郎鄭珣瑜委校辭判不受請託研覈精密才質允當元和初名爲翰林學

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李吉甫自外遷執政後進人物罕所接識藉其精鑒筆疏三十餘人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爲得人俄坐覆視皇甫湜等對策無所同異吉甫泣訴罷爲戶部侍郎無何轉承旨學士上新平蜀亂厲精政事垍中外機密多所參與以小心愼默稱帝意三年秋遂代吉甫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垍誠輔佐在位好直言請繼不枕旌別淑慝課覈吏治以整齊法度杜絕蹊徑皆當垂意聽納帝在禁中常呼垍官而不名踰年加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請準六典奏登朝官五品以上爲集賢院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爲修撰餘並爲直史館詔著于令永爲定式吐突承璀承間欲有闢說帝憚垍誠使勿言嶺南監軍許遂振誣節度楊於陵詔授冗官垍以中人志不可長入除吏部侍郎勍

太原嚴綬懦弱藩政一出監軍李輔光以李鄘代之承璀復探帝意請討王承宗而盧從史陰苞逆節以圖身利并兩陳其不可勸帝勿因承宗而廢武俊大功前後賞罰不一何以激勸天下帝依違不決久之承璀果無功王師暴露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動之以語翊元因白從史惡稔可圖之狀北遣再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為帝陳從史暴戾無君視承璀若小兒相與往來軍中可因而致之帝初驚愕徐乃許之俄而從史果就縛因班師并奏罷承璀所領兵建中時議定賦稅分上供送使留州為三其時物重錢輕以後物輕錢重民輸率一倍其初所在又以留州送使之入各省公估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民并奏禁止之一以公估準物令觀察使得用屬州租調不足更取支郡以贍其留州送使額悉變為上供由是江淮而

南。民困少息。垍以茂年驟居要任器局峻整方直有度雖鉅權
宿貴不敢干以私故時多不悅諫官舉職惟垍獎勵使盡言拾
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遷官過謝垍曰。郁與正辭二君孜孜
獻納。可以酬勞。若嚴補闕少異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慙。
所薦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爲中丞。咸相繼爲相。自餘畢
材付任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咸謂才與時會故
元和之治百度修舉朝無幸人五年暴中風痺上恨惜遣使致
問藥膳進退輒疏以聞居三月益病罷爲兵部尚書其進由吉
甫薦後多變更約束追其復用銜之以上德宗實錄時疾解史
任謂不宜日奏徙爲太子賓客又言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先
見垍明日乃朝帝怒藏將斥武賴李絳言悟帝始釋故卒將不
加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方贈太子太傅

李鄘字建侯從祖邕父暄官起居舍人鄘第進士又書判高等補祕書正字應李懷光辟擢監察御史反時與母妻皆陷賊庭紿以兄病革卧洛母欲往視雖許而妻子不同行復告已在軍將詐往侍聽以婦從恒與故相高郢刺賊虛實及攻取之策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事覺械兵名鄘詞氣不撓三軍感動不殺因之河中平日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尋罷歸洛嗣曹王皐奏兼殿中侍御史辟致襄州幕府久之入爲吏部員外郎爲人素剛果臨事無撓會徐州兵亂迫張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使持節宣慰直入其軍諭以禍福出所囚監軍使復其位衆不敢動愔即上表謝罪倒去僭稱兵馬留後方始授之還奏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復拜京兆戢奸禁暴威政肅著俄檢校禮部尚書

爲鳳翔尹兼隴右節度使未幾移鎭太原爲北京留守在二鎭俱以剛嚴操下稍習一變名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諸道鹽鐵轉運使五年冬又轉淮南節度使居鎭數歲政事修理庾廩充積號稱富强就加檢校左僕射及王師討蔡李師道用計撓沮鄘發楚壽二州兵二萬分壁鄆境皆餉自給天子憂財乏使程异馳驛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鄘首倡籍府庫一歲儲蓄之外盡納于朝諸道從之軍用無匱與監軍吐突承璀素厚歸朝薦之名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不喜其名由宦倖進。至京不出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仍檢校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兼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生平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出入顯重强直無私令行禁止所至稱理然在淮南生殺禽擿多委軍吏參佐不得與往

往陷人非法物議少之子栻歷宗正卿京兆尹浙東觀察河東鳳翔節度使終秘書監

李藩字叔翰曾祖至遠祖畬父承皆以志行名重一時父承爲湖南觀察使亦有名藩少沈靜瀟雅姿儀閑美敏于學問家富於財父卒益務施與不數年所積略盡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咨不恤杜亞守東都以故人子署爲從事復辟張建封徐州從事在職謙謙不事苛察會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而來陰懷異望藩泣語變難之秋公宜謹防遏何棄而來須疾歸不爾以法劾公兼怍愕而去怨所志不就反誣奏藩搖動三軍德宗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不忍發旬日與藩論釋氏因果報應藩曰人生在世禍福皆已前定不宜過爲恐懼因出詔示藩覽之無動色佑乃令慎言吾已持百口

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渤入見。望其狀貌。曰此豈作亂人耶。立命釋之除秘書郎朝臣薦其名將用之時兵部尚書王純得君遊與相見不往王仲舒韋成季呂洞強致之惡其朋黨炫赫日會聚飲酒好爲排說度語悖往即止無何其黨敗遷主客員外郎歷右司吏部元和初遷吏部郎中掌曹事爲吏所蔽濫用官闕黜爲著作郎轉國子司業遷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輙於黃後批之。吏白。應別連白紙。潘拒之曰。如是則爲文狀。豈云批勅耶。裴垍言於帝。以爲有宰相器。屬鄭絪免遂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素性忠盡事無不言上重其無隱問以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誠使人君不貴珠玉。惟務耕桑則人無淫巧。風俗敦本。自然帑藏充息。家給豐登。若務竭民力。好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

本務末衣食益乏自然國家貧屈盜賊乘隙而作今陛下求堅
前古思濟富庶伏願保終如始以風示天下帝曰儉約之事是
我誠心貧富之由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似有踰
濫極言箴規藩等拜賀而退又問禳災祈福之說信有之否藩
對自古聖哲不爲妄禱昔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爲祟昭王以
河不在楚非所獲罪仲尼稱子路請禱荅以丘之禱久漢文帝
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是皆達識遠覽超然盛德彼禍福
之來咸應行事苟爲非道何福可求若使神明無知安能降福
如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取况神明乎有詔河東
節度王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云不可權德
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日暮勢迫出
今日便不可止何暇別作奏耶事竟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

止後數日潛欲中游奏以漏洩炅少陽事罷爲太子詹事數月上復思之召對殿中事寢釋六年擢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貞簡生平林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黏賞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冊曰垍方急流問以疾投清流人物位亦見奪倡首納財

宦倖斯來三相居衡無乃寡倩

權德輿字載之父皐喪時德輿方七歲哭踊如成人未冠爲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聲名大著河南黜陟使韓洄辟置幕府試校書郎江西李兼引爲觀察判官杜佑裴胄交薦德宗雅聞其名召爲太常博士轉左補闕貞元八年関東淮南浙西大水溺人漂舍建言天下大計仰給東南今霪雨二時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

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又論裴延齡奸邪罔上欲召爲相贄數懇擇朝臣按覆言皆切中不省遷起居舍人兼知制誥歷駕部員外司封郎中進中書舍人凡居西掖八年中數歲獨直兩省歸沐懶隔旬餘遇帝猜嫌自任上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詔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事皆要重不宜久廢請分曹十員以補防檢若有奇藝吏才原非內方聞者咸惜朝廷乏才詔答曰非不知卿勞劇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至十七年權知禮部貢舉來年真拜侍郎在職三歲頗號詳諦拔取明經初不限員所得士公輔相踵俄歲旱上陳闕政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畿甸之內大率赤地種麥不下轉徙之人斃踣道路宜詔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貸民宿逋未償一切蠲除夫漕運本濟關中請以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

入京師皆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約太倉歲計斥其餘者以糶則埔價不踴而皆藏者出矣自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民輸五倍有司多務廣取虛籍不除雖有心計巧力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噉口因人均也又言北經綱放者自謂救拭無期一經困頓濫烝就殲天爲乖和近歲下詭宥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勸勉卻慕復可望性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元和初歷兵吏二部侍郎所料處從史王承宗後皆不虛久之拜太常卿因裴垍病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吉甫入朝要結權倖求兼平章事奏以此官非序進可得當必有大勳或籠不制者不得已與之非此二者不宜假此名以開後人乃止上懈運糧使董溪于皋謨盜軍興流嶺南以爲太輕遣中使半道殺之追論事雖已行後恐或有此比當對臣等謬誤自今明下有

司論報須行詔書與衆同棄庶幾罰一勸百人知警懼帝深然
之嘗問爲政寬猛孰先對曰唐承隋虐以仁厚爲先太宗見明
堂圖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凡經大盜竊發俄而殄滅皆
本朝德化感人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在位善於辨論開陳古
今本末以覺悟人主性復寬和直諒不爲察察名過同列論議
不同或於上前爭辨已獨從容不爲軒輊久之推守本官俄檢
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封扶風郡公將行値盜斲子殺人自囚
無爲請者因言于帝得貸死覓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請出
前許孟容蔣乂刊纂格勅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爲三十
卷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病乞還卒
於道年六十贈右僕射謚曰文自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
詩積思術業至老未嘗去書六經百氏游詠漸漬通貫曉微爲

文雅正贍稱當世公卿侯王功求銘紀十常七八動作語言一無外飾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仰爲縉紳羽儀有文集五十卷　子璩字大圭登元和進士歷監察御史知務大體有美稱人謂能世其家李宗閔薦爲中書舍人與諫列高元裕鄭肅韓佽等連章劾李訓不聽及宗閔貶璩求辨解貶閬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卒

韋貫之名純以字行後周柱國夐八世孫父肇大曆中爲中書舍人有重名累上疏言得失元載惡之左遷京兆少尹改祕書少監欲令過謁終不肯詣載訴除吏部侍郎卒謚曰貞貫之登進士賢良二科除校書郎歷伊闕渭南二尉不應辟召居貧啜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與京尹李實同里數聞其賢願識之不往未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元和初遷吏部員外郎論

罷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不宜擢少府監。以汙朝籍。子乃賜工。不宜補齋郎以奉郊廟。權幸側目。改禮部兩典制舉貢名多士。坐取牛僧孺等指切時病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乃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嘗勸裴垍帝前三奏事不從。蓋以進退決請垍。謹秉教事果見聽。垍因許君異時當位於此。後除禮部侍郎。對帝言侍郎雖宰相除然爲陛下擇宰相者禮部也。故取士務抑浮華。先行實。趨競者爲息。改尚書右丞。賜金紫。踰年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上未及從。復奏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之。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今陛下獨不能少忍待其次第撲滅耶。帝深然之。後卒如言。平蔡。鎮乃自服時諸帥四面銳進。戰方力。詔復以韓弘爲都統。因奏其事果行

反使諸帥各持威重賊未可歲月而下上不從後亦如所言凡因年功乃成在位嚴身律下正議裁物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所厚善皆清正士帝拜段文昌張仲素爲學士奏云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能之臯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有口辨裴度使說淄青請賜銀緋貫之言其奸佞晉等縱不能斥奈何反假以寵宿深銜因構之復坐帝前與度論兵不合罷爲吏部侍郎俄休郭求仍爲中理詔免學士遂出貫之爲湖南觀察使貶弟纁遠州以鉤蔑恐出韋顗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爲諸州刺史由是中外始大惡宿復值程异督諸道租賦不忍厚斂惟取屬內六州留錢爲獻不中异意左遷詹事分司穆宗立擢檢校工部尚書河南尹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右僕射諡曰文爲人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能僞辭以悅

人皆要重二十年來嘗通儒遺文居無所改易裴均子請撰先
銘厚貲以賂辭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地下人乎歿後家無羨財
有文集十卷
崔群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登進士制策二科授校書
郎遷右補闕元和初名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常以讜言正
論聞於時憲宗嘉賞因降書自今學士進狀並取群連署然後
來上群以禁密之地人當自陳一爲故事恐他學士無由上言
堅不奉詔七年惠昭太子薨將移宗居嫡而澧王庶長多內功
將建爲儲貳帝命與作讓表群堅不奉詔言凡已合當則有陳
讓之儀已不合當虛讓何爲其議始定又奏郵魏博田季安進
絹助修開業佛寺非實無名體尤不可前後所論多懷古無不
聽納歷戶禮二部侍郎遷拔才行枚爲公當十二年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帝問李師道誅師古雖同逆族其妻裴氏本與叔嫂不通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抵殺憲比之大逆情有不同其妻韋氏士族與子女俱在掖廷似過深刻羣極意贊襃聖情仁惻至此正合含弘光大之道皆得免死裴與女宜配鄧州安置韋及男女並釋放役還奴婢貲貨帝又言福建鹽鐵官權長孺坐贓當死其母劉氏昏耄求哀羣亦贊陛下倘蒙垂憫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敕即已無及竟坐長流其啓奏平恕多此類帝嘗訴以聽受之難比詔學士集前代事爲辨謗略以自儆堅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欺僞察之至難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愬之說其要在於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糺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有欺帝悅其言又奏劾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請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皇甫鎛陰結權

倖以求宰相對奏用人得失所繫非小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人皆謂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以爲亂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詞意激切左右皆爲感動鎛深恨之會度支以斂物給邊士人情愁怨李光顏憂懼至欲自裁鎛及鏞遏于羣奏邊部無事特羣鼓動欲以賣直歸怨陛下又欲臣請上尊號欲加孝德二字羣謂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帝聞不樂出爲湖南觀察使穆宗即位欲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語以奬昇儲位知卿羽翼羣奏先帝之意元在陛下故臣革近日淮西節度制云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賢皆不知書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羣奏副使王智興得士心不若

假以旌鉞不報至鎮未幾竟爲所逐朝廷坐以失守左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復任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轉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歷檢校左右僕射兼太常卿卒年六十一册贈司空生平洞識精裁爲時賢相倚素之節終不及初未冠應舉陸贄知貢訪於梁肅稱其他日必至宰輔果如其言弟子登進士官至郎署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四世孫始補鄭丞復登進士拔萃二科調藍田尉會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朱泚舊部泚外示迎犒陰遣使由潼關至華召選候吏李翼不敢問時帝方在奉天夷簡曰若還功内發此危禍也乃使翼亟往請驗馳及關果得名符白于大將駱元光斬其使送行在詔即拜元光華州刺史遷

夷簡監察御史以累下遷處州司戶楊憑爲江南觀察使性輕
傲不爲禮久之復爲殿中侍御史元和中擢御史中丞憑時爲
京兆尹發其舊時負沒官錢貶憑臨賀尉賜夷簡金紫以戶部
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奏罷貞
元時戍兵五百亡死空名閱三歲徙帥劍南西川發嶲州刺史
上順昔虐發蕃孩賊叛爲逐之叛者諭以禍福蠻落復平屏去
韋皋所作奉聖樂于頔所作順聖樂曰此豈諸臣可擅制者以
蓋前人之非啓後來之戒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帝方倚裴度討李師道自度才能不及恐求外遷拜
檢校左僕射淮南節度使移宗立議崇廟號建言王者祖有功
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而止
久之請老不聽召爲右僕射堅辭不拜改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踰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行己自始至終無所變易其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以忤人更歷三鎮家無貲產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立神道碑惟識墓側而已

李逢吉字虛舟曾祖玄道祖顏父歸期有錮疾逢吉自料醫送遂通方書登進士第范希朝振武掌書記德宗擢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史工部員外郎充吐蕃并南詔冊命副使元和四年使還歷祠部右司二郎中遷給事中兼太子諸王侍讀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貢舉賜緋四月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素性姦回妬忌。險譎多端。甫得位妬賢傷善務償好惡處裴度淮蔡成功密沮其謀憲宗怒罷其政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有侍讀恩遣人密結倖臣求還長慶二年召為兵部尚書憾度嘗條元稹姦邪度其勢必相傾用族子李

仲言計遣人誣告和王傅于方爲稹結客謀刺裴度二相俱罷遂得代其相位寖以恩結朝臣之不逞者造度謗言百端中傷逐之外藩又惡李紳有寵亦以計逐仲言略結鄭注轉托中尉王守澄以爲與功其志益肆無所忌憚朝士代爲鳴吠仲言與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棲楚李虞程昔範姜洽等八人其外傳會者又八道號八關十六子拜官納賂無不如意敬宗立兼右僕射封涼國公賜食邑千戶寶曆初度請入覲逢吉不自安因使識語使閭巷謡言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指度平樂里第當帝城橫第五岡令權輿奏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帝處厚亟爲帝解計不得行復與李程不協命陳留人武昭才武而辦度破蔡時奨用之終爲刺史罷歸怨望程族人水部郎李仍叔謂昭程欲用君汨於逢吉昭

間之憤欲刺逢吉乃令衛尉卿劉遵古僕安再榮發覺武昭事而使仲言脅太學博士李涉與金吾兵曹茅彙使証武昭與李程同謀二人與逢吉厚善通書往來彙以白求爲名字爲利見語言甚密及是不肯誣證昭被搒死流彙崖州涉康州貶仍叔道州逢吉惡謀益露上疏之訛爲檢校司空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仍以又新續之爲參政俄貶汀漳二州刺史太和二年徙宣武軍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東都留守帝欲幸東都以計止之帝怒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悉令自備糧糗不勞百姓供饋因頓首曰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費用亦須豐儉得宜豈可自備糧糗頓失大體今干戈未戢邊鄙未寧恐人心動搖伏乞稍回宸慮帝不聽李訓用事徵拜左僕射以老病不任朝謁進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

謚曰成無子以從弟子植嗣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幼常侍父疾以孝悌稱擢明經調游陵縣尉復中開元三禮科授鄭縣尉精於吏職剖判無滯從杜確刺同州帥河中皆爲賓佐貞元末擢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充鹽鐵轉運楊子院留後曉達錢穀有心計以王叔文黨貶岳州刺史再貶郴州司馬元和初李巽薦之請棄瑕錄用得授侍御史復爲楊子留後累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稅使自悔前非勵己竭節鏟革江淮錢穀之弊入爲太府少卿至太卿又轉衛尉卿久之兼御史中丞充鹽鐵轉運副使時淮西用兵國用不足遣使江表以調征賦至則不剝下不浚財諷有土者以饒羨入貢經費以贏人頗便之擢兼御史大夫專領鹽鐵轉運使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帝以天下

畧定欲崇治崟治宮觀以自娛樂异與皇甫鎛探知上意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為與援故帝決意任之議者以异起錢穀吏一旦位冠百僚大非人情异亦自知叨據以謙遜自牧月餘不敢知印秉筆素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巡邊使上問誰可使者乃請自行議未決歿于官第贈左僕射諡曰恭性廉約家無餘財人以是多之

皇甫鎛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鎛登貞元初進士制舉兩科授監察御史居母憂坐薄游不與服免除詹事府司直轉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鈐制吏奸有名進郎中三遷司農卿判度支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俄拜戶部侍郎鎛有吏材以方討蔡饋運急迫頼其勾剝嚴急儲供辦集遂承寵遇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

故制下物情駭異以素無公望特以姦邪取媚聚歛苛刻人心歸怨思食其肉雖商販亦相與詬詈裴度以鎛帝反以爲朋黨不納其言度乃極論天下之安否繫朝廷朝廷之輕重在輔相今淮西盪定河北咸寧承宗歛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一時勢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若相鎛則四方離心諸鎭解體請投以淅西觀察使其言切至鎛知公議不許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俸以佐國用勑下給事中崔植封還方止帝斥內帑積餘詔度支評直鬻皆售之以給邊兵故衛陳緜觸手輒壞士卒怨怒聚焚之度又以聞鎛指所著韈曰此內庫所出臣以倍錢買之牢韌可服彼言不可信乃詐也帝以爲然積怒于中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度出鎭太原進鎛門下侍郎爲方士柳泌浮居大通爲長年藥

穆宗在東宮聞其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崖州司戶而死泌本名楊仁力少習醫術巧爲誕妄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奸回巧宦密謀干進誣稱年四百歲大通年百五十歲能致靈藥服之不死今天台山靈仙所舍素能知其異草但無力不能致願官其地求采遂以泌入禁白徒步拜台州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不可帝詔何愛一州不令君父長年耶以是不敢復言泌至驅吏民入山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詐窮懼誅舉族遁去觀察使捕得鎖與道古力爲保護言藥必可成乃復待詔翰林又鳳翔人田元佐亦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爲黃金白衣授號縣令弟鏞字餘卿弟進士歷宣歙鳳翔使府從事遷殿中侍御史比部員外郎河南縣令再爲都官郎中河南少尹鏞極言權寵太盛鎛不悅乃求散地除右庶子分司鎛敗朝廷不之罪徵爲國

子祭酒開成初進太子少保卒爲人性端謹寡言正色衣冠甚偉樂道自怡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能文工詩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被貶將有故坊州刺史獨餞送之朝廷以爲義擢爲司封員外郎

册曰鮮克有終爲君患遍高明自賊曷諸昏蒙六代禍歷

內亂外訌

从儒錄卷二十二終

弘簡錄卷二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十二

令狐楚 弟定 子緒 綯　蕭俛　段文昌 子成式　杜元穎　崔植
王播　牛僧孺　李宗閔 子琪　竇易直　李程 子廓
韋處厚　路隋 父泌　宋申錫　王涯　賈餗
舒元輿　李訓 下王璠 鄭注 郭行餘 韓約 羅立言 李孝本 附

令狐楚字慤士德棻裔孫家世業儒祖崇亮綿州昌明令父承簡太原功曹楚幼工文貞元七年登第顧戀庭闈不赴辟名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先聞奏而後致聘楚感其厚意親往謝拱即還太原奉養人咸義之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

孝行辟為從事歷掌書記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才思俊麗德
德宗好文每有奏至能辨楚筆頗稱之儋暴卒不及留務軍將
變中夜迫楚令草遺表楚色不改揮筆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
泣一軍遂安自是名益重進踐親解免喪徵拜右拾遺改太常
博士歷禮刑二部員外憲宗時轉職方郎中知制誥長於牋奏
制命尤善每奏一篇人皆傳諷素與李逢吉善薦為翰林學士
以草裴度淮西節書度謂韓弘任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為招
討稱宜慰招撫處置使請改詔語數處上方責度用兵罷其
內職令守中書舍人俄出為華州刺史又代烏重胤河陽節度
使行至中潬遇河陽士不樂從重胤從滄州半道潰歸皆降久
之他學士草制上抵其稿不切復思楚才皇甫鎛薦授朝議大
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鎛同政深承顧待憲宗崩節撰哀冊

辭情典藝文士亟之穆宗卽位進門下侍郎鎛罪死物議喧然
以善蕭俛得免令爲山陵使獻羨錢十五萬緡不償工徒詣闕
親吏韋正牧于翬等治罪出楚爲宣歙觀察使再貶衡州刺史
長慶元年量移郢州復陝虢觀察視事一日轉賓客分司逢吉
復柄力援引爲李紳所沮不遂敬宗卽位擢河南尹未幾檢校
禮部尚書爲宣武節度使汴軍素驕累逐主帥舊染未恭楚至
長於撫理解其酷法務存仁惠軍民感悅翕然從化自此竟爲
善地凡所納羨錢獨不爲取移治廨舍太和二年徵爲戶部尚
書三年檢校兵部爲東都留守俄進右僕射天平軍節度使致
李師古僭制闌檻奏故東平爲天平縣屬歲旱人相食爲均富
贍貧民咸安之六年改太原尹父老欲迎自書生踐計成名皆
在其鄉諳練風俗綏撫有方雖屢逢儉歲因民所利而利人無

轉從軍民胥悅七年入爲吏部尚書不依故事從檢校高班自依三品本班優詔從之又轉太常卿進封彭陽郡開國公訓亂之夜文宗召與鄭覃宿禁中商量制勑許復相位以草王涯賈餗非狀稍爲寃死仇士良不悅改領鹽鐵轉運使奏罷榷茶使額令鹽鐵兼領及宰相入朝左右街使翼衛又節度使新授具戎服就尚書省兵部參辭至是皆革復以新誅大臣曲江賜宴稱疾不赴奏以所費回修尚書省且順陽和之氣請給衣衾棺槥收斂刑骨詔悉從之上疏辭位出爲興元尹卒之夕有大星隕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廷年七十二贈司空謚曰文爲人外風儀嚴重凜不可犯內寬厚有禮門無雜賓星步藝術一不爲動累居重任貞操如初未終前三日猶吟咏自若疾甚自力爲奏召門下李商隱助成之大要勸上釋威晉鑒昭洗羣枉不及其

龜從因緣貴累贈太尉有文集一百卷　弟定字履常及第累
辟使府太和九年遷職方員外郎弘文館直學士檢校右散騎
常侍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入朝贈禮部尚書孫遜進士及第
楚長子緒蔭歷隨壽汝三郡刺史俱有能政在隨郡上下考加
金紫宣宗時轉河南少尹郡人乞留請立碑頌德以弟綯方居
樞衡乞罷頌停從之
倰字思謙曾祖藺祖華父恆見前倰貞元中及第又對制策
異等拜右拾遺遷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學士轉司封員
外郎駕部郎中知制誥坐與張仲方駁李吉甫謚憲宗怒下除太
僕少卿令狐楚皇甫鏄數薦其能擢御史中丞自是顧盼日隆
倰襲徐國公素性簡潔謹守持法恆恐有違穆宗立楚薦拜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賜以金紫居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每除一

官慮或乖當故辭有節牧武以為謀於深勉未幾轉門下侍郎勸帝偃武重文時吐蕃寇涇州詔兵護邊帝問兵法有必勝乎俛對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用之若以小不忍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用兵帝嘉其言遂進銷兵之說又嘗志在嫉邪劾西川節度王播纖佞賄賂權幸不可以汙台鼎乖已垂成帝不之省卒任以相俛恥特獨立三上章自請罷相冀有感寤帝不察長慶元年罷守左僕射俛以輔政日淺超擢太驟固辭改吏部尚書又以選曹簿書煩雜非攝生之道乞換散秩授太子少保尋除同州刺史分司東都文宗即位召授太子少師力疾不拜復為左僕射致仕起輔莊恪太子以辭不赴上還制書優詔襃尚授太子太傅開成初弟俶任楚州刺史帝召見致絹三百節書稱先帝賢宰筋

力求褒贈可一來終不肯起母韋氏賢明有禮家法素嚴子任宰相猶令侍立。居喪哀毀。俛復謝通。不以聲利自汙。穆宗詔譔王承宗先鋒。自以不能溢美。或行賄謝。恐不能却。帝嘉而免。既退居洛陽猶謂旌時賓客為煩。令於濟源別墅逍遙山野。嘯詠窮年。竟以壽終。

段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功臣志玄曾孫祖德皎從西河父諤循州刺史文昌客荊州裴武元衡女倜儻有氣義不為齷齪小行節度裴胄禮之胄採古今禮要為書數從文昌質判有疑後依劍南韋皋皋表授校書郎李吉甫時為忠州刺史以文干之入相擢登封尉集賢校理俄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歷祠部員外郎中憲宗數欲登用因韋貫之與元衡不協訴訐短長不得進貫之罷李逢吉引為翰林學士詔撰平淮西碑遷中書舍人授

承旨學士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夜分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宰相頗無經國遠猷與蕭俛見兩河略定謂天下已太平宜漸消兵歲限八人逃死不補但上方荒宴不以軍事爲意由是落籍者衆悉集幽鎮一呼雲集朝廷命搢紳不至未踰年表還政事詔以本官充劒南西川節度使素諳西蜀利病治尚寬靜間以威斷人心貞安蠻蠻懾服長慶二年黔中蠻叛遣使開諭引還彭濮蠻傍蹤稱請立石刊誓修貢敬宗時入遷兵刑二部尚書兼判左丞事文宗立拜御史大夫封鄒平郡公俄檢校右僕射平章事節度淮南太和四年改左僕射徙帥荆南殿治有聲民爲之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六年南詔襲南安帝以其素得蠻心使移檄慰讓即日解去復鎮西川九年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其故第先塋皆在荆州

至則賻爲浮圖別建影堂歲時伏臘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議其非少歷將實所向少諧晚居大位享用奢侈服飾玩好歌鍾妓女悅美過度人以是譏之　子成式字柯古蔭爲校書郎研精苦學博聞強記多奇篇秘籍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好吹獵晚乃嗜佛書持其戒累遷尚書郎出爲吉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酉陽雜俎行世孫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善音律能自度曲

杜元穎如晦五世孫父佐位終大理正元穎登進士宏詞二科累辟使府元和中由右拾遺右補闕爲翰林學士文辭敏速吳元濟平書詔皆出其手特爲憲宗賞嘆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賜緋魚袋穆宗召對思政殿以多識朝章被寵超授中書舍人賜金紫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不閱歲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加封建安縣男人駭其遽遷再朞以本官出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帝御安福門臨餞在鎭不訴軍事戎備不修敬宗立欲中帝意以固權位乃巧索珍異獻者相踵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斂取苛重削軍衣糧以助裒畜給與又多不時戍卒饑寒怨苦私入蠻徼反資以活蠻以蜀中虛實告之用爲鄉導太和三年南詔乘虛襲戎嶲等州諸屯聞風輒潰巳傅成都城尚不知倉卒聞報始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留十餘日殘燬郛郭大掠珍異寶貨幷子女工匠數萬而去元穎計迫將挺身走會郭釗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酋領箋上書言蜀人掊致入誅虐帥今被逃匿請陛下自誅之以謝蜀人帝乃貶爲邵州刺史議者不厭遂斥循州司馬官屬推墳紀于泉盧幷悉奪秩分逐之遂死貶所年六十四以善李德裕會昌初復官贈湖州刺史

崔植字公修祐甫從子父嬰甫歷江介楚初補弘文生既長博通經史尤邃於易與鄭覃同爲補闕遡劾延得失更疏論執熱望蔚然元和中爲給事中封還度支皇甫鎛減百官俸廩詔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以新準舊但有增估一切追償奏言用兵久百姓凋罄何可復收議者咸以罪鎛遂懼而止尋除御史中丞入閣彈奏頗振綱紀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甚隆何致而然植對德宗特問先臣一者上卑興於民閒知行外苦二者有房杜姚宋爲之輔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繼璟嘗手寫無逸圖命張宮殿帝出入觀省日久漸晦代以山水圖自是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天下幸甚他日又問漢文帝身行節儉之事一一指陳帝曰善特患行之爲難

耳時朝廷既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復獻幽薊七州且懼部將搆亂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王廷湊朱克融皆在籍中植與元穎器量褊淺謂藩鎮且平不復計料克融等皆憤怨不數月遣卒曹聚爲盜二人悉收用之會卒調兵不充致召市人烏合戰輒奔北由是復失河朔天下笑其縱虎出柙罪有所歸植內慙罷爲刑部尚書華州刺史卒贈尚書左僕射

冊曰安不忘危得不忘喪河北論胥安用彼相

王播字明敭其先太原人曾祖璲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少孤貧刻苦自立以文辭稱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播復舉賢良異等補盩厔尉有善治中丞李汶薦爲監察御史劾雲陽丞源咸季坐贓免賂有司復得調李解其官歷侍御史與京兆尹李實遇諸衢故事當避

寶恃權不肯拊彩文試之資怨表爲三原令將浙之播受命趨
府謝卻禮及臨所覈決令修明豪彊畏服歲終考課爲畿邑之
最由是更爲之畏肅服闋順宗除駕部員外郎改令長安民盜
馬詞連于頓奴客吏繫民而縱客命捕取均罰憲宗遷工部郎
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不許諸鎮閉糴民賴
不乏轉考功郎中出爲虢州刺史李巽奏除鹽鐵副使元和五
年擢御史中丞振起綱紀百職修舉歲終改京兆尹奏禁畿內
軍將出入毋得帶佩刀劍諸王駙馬勳貴之家不得於近郊馳
騖較獵自是姦盜遁逃無所自隱以能進刑部侍郎案牘鞅掌
剖決如流悉有大理議讞科條格律罪之座斷商處輕重吏不
能欺一時僚屬咸稱之俄討淮西命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引程
异爲副使馳傳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又爲皇甫鎛賊平帝嘉

其功迨拜禮部尚書稍以貲賄要結權要中外以爲言鑄更忌之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長慶初求還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竟以銅鹽假借寵權幸之力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恬位專務將迎無所裨益安危啓沃不措一言衆望不厭時以再失河北復相裴度命代領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仍領使職不肯辭印詔聽仍舊始至屬歲旱人饑相啖課最不充設法掊斂比屋嗟怨敬宗初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以王涯代領鹽鐵轉運播以罷利權復令腹心吏廣求珍異內結王守澄爲助言其有才復求大用諫議獨孤朗等延英面奏素秉姦邪關通左右帝時沖闇不能用命復領鹽鐵轉運使以獻羨餘猶不足創爲月進巧立名目歲百餘萬其實皆正額所需務希獎擢不恤人言揚城官河水淺遏旱即滯

播吏開城南關門西七里港迴昔官河疏鑿深廣舟航易濟凡長一十九里漕運無阻後人賴之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太和元年五月入覲進玉帶十三跨大小銀盤三千兩綾絹四十萬匹復拜左僕射知政二年進封太原郡公領太淸宮使華處厚方柄用不甚用事四年卒年七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尉諡曰敬天性幹濟勤於吏事雅善占奏積數十事未嘗假書于紛所領使務簿書推盈用此取適所署吏約無大罪惟觀歲勞增秩卒不易任以是終得取効然不存士行酷嗜權利槪隨時勢與之浮沉君子恥之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後祖紹父幼簡僧孺與李宗閔同年登進士賢良二科對策切直忤宰相李吉甫除伊闕尉久之不調後遷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歷禮部都官考功

三員外郎元和中改知雜尋充集賢直學士穆宗卽位以庫部郎中知制誥進御史中丞按劾州府刑獄淹滯人免冤抑中外肅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厚賂中貴令上面喻以爲有經度才可委遇任欲貸其法對曰朝廷立法正恐人多才濁亂天下。若不才止於持祿取容。堅執不可。上面賜金紫。自此受知長慶二年拜戶部侍郎時韓弘及子公武以財賂權幸及言官帝遣中使至其家閱簿籍知班列之中悉受惟僧孺拒却自許不謬知人無何以本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敬宗卽位轉中書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封奇章縣子食邑五百戶又加金紫階進封郡公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見時政多有不合數求罷去特於鄂州置武昌軍額拜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鄂岳蘄黃觀察等使郡城土散惡每年輒興板築葭用葦茆費廣歲稱

豺窮日深至則討襲之以塞延絕遠弊又奏拔允目併沔州所管漢陽汶川兩縣隸于鄂州在鎮五年文宗立李宗閔惡其才白還守兵部尚書復相位附州楊志誠逐李載義帝問時務急召問計對以自來翻復如此不足煩聖慮若前劉總歸朝拓費百萬終不得尺帛斗粟尋復為梗今但因而撫之不必計於逆順帝曰善初不詳思鄉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尋遷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素與李德裕有怨六年吐蕃請和遣使論董勃義入朝修好俄而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上言變者羣臣不死恨不能致請以生羌三千出其不意燒十三橋擣蕃腹心可以得志下尚書省議請如德裕之策僧孺獨奏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北議非也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無足輕重列方修好約罷戍兵若使醜類得以藉口萬一牧馬叅旗來襲

隴坂徑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騷動京國雖得維州何補於事上以為然詔西川不許內維州降議者咸言妖害其功謗論沸然時李訓鄭注妄意升平上御延英對宰相語曰天下何由太平未審卿等有意於此否僧孺奏臣等待罪無能康濟然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無擾百姓安然上鮮淫虐下忘怨讟入無彊宗出免橫議雖未及至理亦謂稍康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謂同列曰適來主上責成如是吾輩安可久處茲地上章請退以本官檢校左僕射出領淮南凡六年屢求散地不允開成二年加檢校司空食邑二千戶判尚書省東都留守兼汝州都防禦使築第於歸仁里與白居易往返吟詠三年徵拜左僕射延英中謝語及莊恪之事懇陳父子人倫上為流涕以足疾不任朝謁踰年復鎮山南東道加食邑千戶辭日賜彝樽龍

杓古器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會昌二年漢水溢壞城郭
從爲太子少保會誅劉稹與宗閔皆得其往來交通書武宗怒
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爲太子少師卒年六十
九贈太師謚文簡子蔚叢

李宗閔字損之家世見鄭王元懿擢進士制舉兩科初調華州
參軍宰相惡之轉補洛陽尉隨牒藩府辟署李吉甫卒入授監
察御史改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爲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遷
駕部郎中知制誥穆宗拜中書舍人長慶初又托子婿蘇巢於
典貢錢徽是年登第覆落貶劍州刺史歸怨於李德裕李紳元
稹言於上前遂與牛僧孺固結樹黨與互相傾軋自是牛李
之黨凡四十年皆起於此三年召復原職冬權禮部侍郎典貢
舉多取知名士唐沖薛庠袁都世稱玉筍寶曆初正拜兵部侍

郎父喪解太和二年因駙馬沈䕫結托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
楊承和數稱薦于上起為吏部侍郎賜金紫三年以本官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思去異已者即引僧孺共政相為唱和凡德裕
所善皆逐之俄轉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七年德裕復入與
共當國謝日文宗問曰而知朝廷有黨乎對曰知之陛下但能
用中立無援者則黨與自破矣帝舉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為黨
魁德裕因請出為刺史宗閔曰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
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私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
裕即面質曰給事中非美官而何宗閔詞沮不能對遂罷政檢
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及李訓鄭注共譖
詆德裕復召宗閔知政進封襄武縣侯食邑千戶恣訑附會益
無所憚無何虞卿為京兆尹得罪宗閔極言營解帝怒叱曰

辯嘗誣鄭覃為妖氣今自為邪自出為明州刺史再貶處州長
史訓注乃發其前日嘗謀入相事又在劍南賂宦者韋元素王
踐言等言上有疾問術家呂華迎考命曆曰惡十二月乃貶宗
閔湖州司戶參軍并逐幾等凡不附訓注皆托以黨去之人為
駭懼逾月帝乃下詔一切不問以慰安中外開成初邠州
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雪內徙衢州司馬與楊嗣復善欲
復用之是鄭覃沮議乃託宦人微諷帝因御紫宸疑念及宗閔
久斥應得一官覃曰祇可量移稍近若再用姦邪臣請先退陳
夷行曰陛下不見八關十六子例比險附幾陷朝廷今宗閔不
死幸矣嗣復再三言事當適宜不可徙狥愛憎遂擢杭州刺史
三年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會昌中德裕復相言其素厚劉從
諫改為湖州刺史再貶漳州長史長流封州宣宗即位徙郴州

司馬卒生平性機警敏窮喜權勢時逢朋黨盛行不能自持始爲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遂與爲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以諷竟以此敗君子恥之　子珵瓚皆登進士令狐綯作相特加賞拔瓚自員外郎知制誥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綯罷出爲桂管觀察使御軍無政逐死弟宗冉子湯累官京兆尹黃巢陷長安被殺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祖元昌彭州九隴縣令父或瀘州刺史易直擢明經書判二舉補秘書郎十年不應辟聘後除藍田尉歷右司員外兵吏二部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謝日賜緋魚袋八年改給事中出任陝虢都防禦觀察使賜紫入爲京兆尹以鞫萬年尉韓晤姦贓得三十萬上意未盡詰重鞫至三百萬貶易直金州刺史流晤貽州久之起爲宣歙池都團練

觀察等使問李齐謀亂欲出官物賞軍人以爲絹千疋
不樂部將王國清陰謀作亂指以江淮水漲轉運錢帛委積不
能前諷人往取未發有告者先事收國清下獄其黨噪入破械
取出囚欲大剽易直登樓撫諭能誅亂者一級賞千衆喜倒戈
並擒三百餘人幷斬國清以李德裕代之還歷吏戶二部侍郎
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太和二年罷相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充山
南西道節度使五年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頃之檢校司空
爲鳳翔尹兼隴右節度使以疾還京卒贈司徒謚曰恭惠居政
地公正不撓未嘗引用親黨避公舉即無所避譏者獨以爲中
丞時嘗駁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抗禮及己爲
僕射亦行隔品致敬之禮前後矛盾故多非之子緘初仕渭南
尉至集賢校理坐妻父王涯貶衢州司戶參軍

李程字表臣襄邑王神符四世孫鶡伯之子貞元中登進士宏辭二科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判十年不決滯獄京兆上其狀遷監察御史召為翰林學士故事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嬾極過八塼乃至時號八塼學士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乃袍不爲順時朕欲改令何如咸稱曰善程獨奏玄宗有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而止順宗立王叔文忌之轉司勳員外郎元和三年出為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入爲兵部郎中知制誥韓弘為淮西都統命兼御史中丞宣慰汴州諭軍還拜中書舍人權京兆尹十三年拜禮部侍郎知貢舉出為鄂岳觀察使入轉吏部侍郎爵渭源縣男食邑三百戶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方欲於禁中營新殿諫以陛下方諒

陰當先儉德以化天下未宜興作願回所費供奉園陵又請選
名臣兼侍講學士敷陳經義承備顧問上皆從之尋遷中書侍
郎加封彭原郡公寶曆二年罷相檢校吏部尚書爲河東節度
使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領河中尹六年徵爲右僕射帝遇以
殊禮詔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乃朝廷之羽翮也上日許准
太和特儀不答拜議者非之七年檢校司空復鎮宣武開成初
入秉太常卿武宗立檢校司徒爲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
保爲人埶學健長辯給多智能移人主意然性飾說無儀檢故
雖處華密而無重望得謚曰繆　子鄴第進士以詩名聞于時
累官潁州刺史再爲觀察使遷刑部侍郎大中朝拜武寧節度
使不能治軍爲下所逐孫晝亦登進士
韋處厚字德載始名淳京兆萬年人父萬荊南藩府終監察

御史處厚幼有至性父母歿廬墓終喪事繼母以孝聞長通五經博覽史集加以文思贍逸登進士弁才識兼茂科授校書郎復舉賢良異等裴垍引直史館修德宗實錄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進規納忠言多切直帝與李絳言人始知之朝議推其慎密歷禮部考功二員外嘗爲韋貫之推許坐累外遷開州刺史入拜戶部郎中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爲翰林侍講學士帝沖怠不向學與路隋合抒五經論語孝經撮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卷上之帝稱善面賜金幣俄遷御史大夫轉中書舍人會張平叔以恢詭得幸驟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建議籠天下財官自糶鹽宰相不能詰處厚發十事以難平叔愧縮事遂廢敬宗初李逢吉黨劉栖楚等誣搆李紳以貶黜尚輕欲致之死處厚言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祓瑕洗垢以成

三年無改之道況被讒譖比楊炎爲元載復讐盧杞爲劉晏償
怨諸鎭多爲不平兵連禍結天下騷然陛下日所親見寧不深
念紳得免罪遠竄怨尚未解有赦不言量移復恐宰相緣紳一
人使曠蕩之恩不及近歲斥逐之徒非所以示天下帝悟追改
其條進學士承旨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思政殿面陳臣有罪帝
問何罪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不置於法應誅所
以不死者以陛下在春宮年十有五可冀彌成今陛下畋遊無
度每月坐朝不過三四羣子又方檢樹臣安敢避死而不進諫
帝大感悟賜以錦綵然實無能改也王廷湊亂帝歎宰相不才
處厚奏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何況其他帝率急命於宣州徵度
嵩及楊益兩浙索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詔帝不得已從之及
帝遇弒蘇佐明等矯立絳王悟王守澄復殺之將降詔命未有

所定處厚昌言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遂奏江王教須諭中外文宗立其夕號令制誥及踐作禮儀一出其手。動皆愜會事幾佐命有功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又進銀青階封靈昌郡公居位務在濟時不爲身謀中外補授咸得其宜斥堂吏滂鉢招權納賄府中肅然先是齊抗奏能諸州別駕凡當授者悉滯京師又元和以來神將有功得補宮臣久何闕者朱紫滿眥及是復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由是流品澄別清流不雜帝初政勤於聽斷然多聚信輕改浮論易奪嘗因獨對諫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卽臣何名執政。若裴度元勳舊德賓易直長厚忠實所宜親信微臣才薄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聽宜先罷退仰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邪卿之忠

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拜謝趨出帝復召問所言未盡對以彰善癉惡進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箴復數百言帝嘉納之自是左右不敢橫議時諸軍進討李同捷而史憲誠陰懷向背遣吏白事誥以當從國法憲誠始不敢貳李以有功李載義屢破滄鎮兵每俘執生口皆刳剔之前後戒諭完活者衆嘗閔二非啓沃之謀陳叶時譽上方倚任太和二年忽暴疾薨年五十六甚悼惜之贈司空為人姿貌不揚如拙懦者居家亦平易若不克任至廷爭疑然不可回奪百僚謝兆畏懾未嘗敢及於私推擇材急於任用往往來取錄詐故時議譏其太廣酷嗜文學家書讎正多至萬卷雅信釋氏因果晚年尤甚所撰太和國計錄二十卷大要以理財制用為國之本其元和實錄未及成而終

路隋字南式陽平人高祖節高宗朝為越王東閣祭酒曾祖惟恕睢州刺史祖俊之太子通事舍人父泌字安期學通五經尤精易春秋左傳深究奧旨博涉百家諸史工五言詩端亮寡言居鄉孝悌有聞建中末為長安尉以書判高第授城門郎娶妻子從德宗奔奉天狩黎州冒亂而出拜中流矢裂裳濡血以策說渾瑊白辟幕府討李懷光為副元帥判官至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平涼會盟為吐蕃所執時隋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日夜號泣坐必西嚮食不知味母告以貌類其父。終身不引鏡後舉明經授潤州參軍李錡使知市壓事怡然坐肆不以為屑留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聲名大振歷貞元元和吐蕃尚和父時尚在以善釋典為贊普所禮隋哀泣上疏乞修和好冀得父還遣祠部郎徐復報聘至則泌已卒迺以喪歸帝愍

卹贈絳州刺史官爲治喪號泣嘔血益以孝稱服除擢左補闕史館修撰與韋處厚頻上章疏並以鯁亮著稱識者敬伏轉起居郎司勳員外郎中穆宗立又並擢侍講學士諫議大夫敬宗臨御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至承旨每除制出人以金帛求謝輒却之遷兵部侍郎太和二年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時以韓愈撰順宗實録所書禁中事過於切直宦官不喜訾其非實詔隨刊正隨奏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逑今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失實數事餘不復改俄進門下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七年憲穆二朝實録完冊拜太子太師爲鄭注所忌以本官加右僕射出爲鎮海軍節度使道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謚曰貞爲人度量宏大有學行能直言匡益甚多自寶曆初即參大政時經宗閔德裕朋黨

李訓鄭注奸邪而能隨器韜光。汙隆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之道也。

宋申錫字慶臣祖素父叔夜早卒申錫少孤貧有文學擢進士授秘書郎徙韋貫之湖南幕府擢監察御史累遷起居舍人轉禮部員外郎爲翰林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囂薄驅扇朋黨惟申錫介然自立。未嘗一爲阿比。時論皆謂可以激勸浮競。文宗即位察其忠厚可任拜戶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剗除本根思可與決大事者因召對欲倚爲相俾與廷臣謀去守澄等申錫頓首拜謝而退未幾除尚書右丞寵遇逾輩屬意任之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無應變籌策浸受重託盲於大事除王璠京兆尹諭以帝旨璠復展機不密

璠洩其言守澄黨鄭注探得其謀乃嗾軍候豆盧著誣告
申錫謀立上弟漳王湊有逆圖守澄于浴堂殿奏之上怒將遣
騎兵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以當召南司會議時太和五年
二月晦日召宰相僧孺路隋宗閔皆至申錫從之尚不知何故
問所召無已名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額還第僧孺等見
上出著告牒皆驚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貞并家
人及十六宅典史管成其罪貶為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御史臺
大理京兆令中書集賢院雜訊翌日上開延英召宰相群臣悉
入面加詢問僕射竇易直稱對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問者不然
常侍崔玄亮給事李固言諫議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
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群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皆伏殿
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將抵以死叱令出曰吾與公卿議玄亮

等執據愈切涕泣懇到帝始議貸死長流嶺表京兆尹崔瑨大理卿王正雅若請出著與中尉劾正情狀帝悟更貶爲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擢著殿中侍御史天下寃之生平以淸節著聞自爲近臣疾要位者納賕敗度思以振起風俗凡四方賄謝一切悶拒被罪之後有司悉得所還問遺書劄封於閣然在宰府無他謀略剸斷狷人望實不副自憤無辜受禍居常感憤卒於貶所詔許歸葬開成元年李石言陛下政事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慚曰。我當時亦悟其失。爲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當不坐此。因追復正議大夫上柱國賜紫贈兵部尚書錄其子慎微爲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諡曰貞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魏廣陽侯關之裔祖祚以諫武后營構衆

神宮知名開元時爲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晃歷左
補闕溫州刺史涯自幼工文梁肅器異其才爲於陸贄擢進士
宏辭二科調藍田尉久之遷右拾遺左補闕貞元二年拜翰林
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坐甥皇甫湜對策忤李吉甫貶虢州
司馬徙袁州刺史召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復除學士累遷工
部侍郎封淸源縣男雅有文思永貞以來詔誥多所撰定溫麗
典縟有名于時且以孤進自樹帝嘗訪逮私居僻遠召不時至
假以光宅里官第除中書舍人十一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坐循默不稱職罷爲吏部侍郎穆宗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
使檢校禮部尚書遏吐蕃寇邊略雅州西北嶲然諷兵以拒上
言蜀有兩道直擣賊腹一由綿州威蕃柵抵棲雞城皆敵險要
地請與北國協力破亡時不能用長慶三年入爲御史大夫遷

戸部尚書鹽鐵轉運使寶曆時復出鎮山南西道文宗嗣位召拜太常卿帝以樂府音渉於鄭衛欲聞古樂命涯詢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曲成與寺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獻於梨園亭帝按之大悅賜以錦綵明年守吏部尚書代王播復總鹽鐵奏李師道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每歲課額百萬悉爲視察使擅取不入公上請如建中初收隷鹽鐵詔可歲中進右僕射封代郡公食邑二千戸太和八年復相位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懲前政刻急奏罷京畿榷酒以悅衆心俄兼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九年冊拜司空加開府儀同三司鄭注議榷茶命涯爲使心知不可不敢與爭文宗惡風俗侈靡詔涯懲革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略變如古貴戚不便謗詘囂然其議始格所居永寧里財貯鉅萬多藏書與秘府

侔法帖名畫人所不能致以厚貲鉤取或私以官鑿垣納之重
複秘固兼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
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然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
合訓等不能潔去就以至覆宗就誅之日民怨茶禁苛急叢詬
罵擲抵以瓦礫爭取其財踰日不盡所藏書畫悉為人破取子
孟堅為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
死後因令狐楚言始詔京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
仇士良復使盜竊發之投骨渭水昭義劉從諫遣牙將焦楚長
上表問請涯罪昭宗天復初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寧蚤喪餗少孤客江淮間器度不
凡為從父浙東觀察使全所器重往依之登進士高第制策與
等文辭美贍聲稱藉然授渭南尉改集賢校理擢累考功員外

郎知制誥性開敏有斷然褊急氣陵行輩諫議李渤惡之李逢吉貲易直愛其才得不貶斥穆宗崩告哀江浙張又新構之逍拜常州刺史太和初入爲太常少卿復知制誥三年七月拜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會宴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頗自矜大不徹翳騶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坐奪俸不勝恚求爲浙西觀察使制出未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又進金紫階封姑臧縣男食邑三百戶嘗考制策不能擢劉蕡人方恨之竟罹此禍餗本中立與王涯實不預謀然不能以身犯難排斥姦佞脂韋其間死時羸服匿於民間乘驢自歸臨刑俛吡憤人爲冤之

舒元輿婺州東陽人出於寒微不與士齒始學即警悟客許江

夏節度使郗士美與其秀特數爲延譽元和中擢高第調鄠縣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捨轉侍御史命監九宮祀事九宮者太一天乙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自玄宗天寶中始祀之御署名於祝版稱臣元輿奏爲太過天子父天母地此九宮神北於天地至尊不侔請稱皇帝遣官從之尋轉刑部員外郎素性䃍詭乘險蹈利自負奇才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所業文不報上書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披剔剖抉有可以補教化者未始遺漏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特本朝馬周張嘉貞漢時主父偃徐樂等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怪其高自激卬出示宰相李宗閔以爲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値李訓居喪相得歡甚訓得志即召爲

尚書員外遷左司郎中李固言表知雜事尋權御史中丞會帝錄囚悅其奏辨明審不三月兼判刑部侍郎復阿鄭注凡有睚眦之怨舉繩逐之月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邪謀譎算熒惑主聽敗天下事者皆其所為外釣人譽加禮舊臣裴度令狐楚鄭覃輩悉還爵秩實預注訓謀議不以告同列臨刑獨曰昔晁錯張華皆不免何況吾屬耶有所撰牡丹賦時稱其工後帝觀牡丹凭闌誦賦為之泣下弟元褒元肱元迴皆進士元褒又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談論多口辨能自標置登進士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從事鄭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小器獨昭義府佐鄭注好士且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相得歡甚從父逢吉為相悅其陰險善謀事

厚賂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放還丁母喪居東都鄭注
吉爲留守怏怏不樂思復位報怨知訓與注善付以金帛珍寶
使西入京厚結于注介之王守澄薦其善易得召見會上方恥
宋申錫之死益憤惋外雖假借內實欲絕其種類在位
臧獲務取安見日奇其詭辯激切可聽若有會然由是益探上
意自言議擢志詭不淺屢進籌計託以講勸帝意守澄所進其
黨不疑故用之時尚服縗使易之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太
和八年服除授四門助教賜緋魚十月遷國子周易博士兼侍
講學士給事中鄭肅韓佽諫議李珝郭承嘏舍人高元裕權璩
等咸劾以險邪狠狠天下共知不宜留在左右帝不聽數因進
講故以巷伯事感憤申重以激上心益見其言縱橫冀以成事
待遇莫比欲示天下以師臣待之遂改名訓明年七月進翰林

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遣人名遞襄陽監軍陳弘志至青泥驛令內養齊抱真封杖殺之復以計奪守澄禁軍賜鴆以死流西川監軍楊承和驩州淮南韋元素象州河東王踐言恩州各賜自盡剖崔潭峻棺鞭其屍由是元和逆黨幾盡素忌李德裕宗閔有寵悉指朝士爲黨逐貶無虛日班列幾空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仍三日一至翰林以講易義俄賜第勝業里天子傾意他相莫及宦官與衛兵見之皆慴慄迎拜將進才賢偉望以悅衆心大言欲復河湟擊外裔歸河朔諸鎮人皆惑之先嘗議汰天下浮屠及是白罷以市已恩又忌注勢相埒使出鎮鳳翔名爲外助內實猜斥擢所厚王璠郭行餘羅立言韓約李孝本咸居要近遂奏甘露之謀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募列丹鳳門外訓傳呼入受

詣旨問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步前獨行餘拜殿下諸宦官
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問將軍何為乃爾頃間
風動廡幕士良等見執兵者驚走而出閽者闔扉叱不及訓
急呼金吾兵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遂隨訓入宦官連呼事急
即扶帝升輿決罘罳以趨訓攀輦留上不可去士良奏李訓反帝不
聽士良手搏訓而躓訓壓之將引刀鞾中救至皆免立言孝本
領衆東西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傷數十人訓持輦愈
急至宣政門宦人郗志榮揕仆之訓出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
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為盩厔將所執恐為宦人酷辱語
監者曰得我首者有賞衆軍爭斬而傳其首士良遣神策副使劉
泰倫陳君奕等率衛士挺兵出所值輒殺死者六七百人復分
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斬四方館流血成渠俄而元輿涯悍

懼易服步出衆兵執之榜急自署反狀分捕士者兵遂大掠擁入黎埴羅讓渾鎮胡証賈既等家貲產悉空渰兩省印與簿書秘館圖籍蕩然無餘帝尚未知涯等被繫明日召羣臣朝將無宰相及中丞遂不能班士良曰涯等謀逆將立鄭注帝召僕射令狐楚鄭覃尚書王源中侍郎李虞仲等至對之悲憤付以訊牒問果涯所書耶楚等曰然乃詔暴其罪時都城大亂禁兵剽劫未止民乘復私怨死者甚衆帝遣楊鎮靳遂良等屯兵大衢擊鼓聲儆稍爲之止孝本易綠惨以帽障面奔鳳翔至咸陽追騎及之潘聚河東兵環第自衞弘志使人偽呼起尚書爲相潘宿啓關既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與行餘立言十餘族悉聚左右軍播見涯悲以公何見引涯曰君昔譖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翌日兩神策兵稱涯等俘獻畢皆腰斬梟首以徇約

最後捕得責以反狀不服而死詐恣棄屍都外則女孫嬰相繼
涯仲京兆斂作二大冢訓弟仲褒元皋皆服法後捕宗諤至怡
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本法遇困則救死固其分反得免　璠字
魯玉元和初擢進士宏辭二科以文辭著名辟諸府選累監察
御史儀觀峻整操履堅確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歷員
外郎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以按武昭獄為李逢吉所厚
驟拜御史中丞挾所恃橫恣道遇左僕射李絳交騎不避絳奏
劾逢吉惲其語正遏不以聞能工部侍郎乃大失望久之出為
河南尹毅內槐小兒投尺尤暴者遠近畏伏太和二年命以本
官權知東都選十月擢尚書右丞再遷京兆尹修舉政條數豪
欲戢紀有名稱王守澄以申錫事傾心於璠進尚書左丞判太
常卿出為浙西觀察使繕潤州城掘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

王有瑕瑕卽休未詳其義李訓又以迕吉甫爲戶部尚書判度支封祈縣男及是拜太原尹與子瑕休咸被誅人言璠祖名鋆生礎礎生璠璠盡瑕休其言乃應　行餘登元和進士表河陽烏重胤掌書記擢累京兆少尹遷楚汝二州刺史入爲大理卿與訓在東都善故用爲邠寧節度使　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史有吏幹由錢穀進歷兩池榷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以多聚貨結李訓再遷太府卿代崔鄯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不五日難作　立言父名歡宣州人登貞元末進士表田弘正府佐收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陽院官檢校主客員外郎始築城郛地所當。皆富豪大賈。令吏籍其濁秩。驅使行樂。有不如約爲我更完。民憚其嚴。數何州。凡民貧者不知有役。又設鈔絕汴流奸盜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其狀加朝

散大夫多自放佮下傲上出貝弓矢呵道宴賓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改度支河陰留後遷盧州刺史以犯贓貶結鄭注名爲司農少卿主大倉出納復厚賂訓擢爲京兆少尹遂權府事以就其謀　孝本宗室子登元和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進舒元輿引知雜事擢權知中丞事

刪曰文饒訓徒隷不齒貽獻悲憤重任輕畀馬斃輸傾前車覆軌外兵召禍魚鄭伊始孰無人心胡不遄止

弘簡錄卷二十三終